莊嚴世界山居雜記

朱斐

一、金山一面竟成永訣——追念法嚴法師

十月間，沈居士接加州詹潤霞居士電話，說法嚴法師又因中風而進入醫院，情況嚴重，要求為他誦《地藏經》以消業障。詹居士是法師的俗眷。沈居士同我，並請莊嚴寺的五位比丘及尼眾七人誦經一日，為師回向。

法嚴法師，即在俗時之顧世淦居士。他在早期拙編的《菩提樹》創刊時，就是樹刊的讀者，時世淦兄服務於農復會擔任總務長職，住臺北市溫州街，上有老母，下有兒女與夫人詹居士，一家五口信奉佛教。世淦兄早年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及雷士德工學院攻讀機械工程，後畢業於中央大學，他的英文根柢極深，又自習梵文與巴利文，因此能譯佛學著作，得手應心。我們可能是在慧日講堂初次相識，但在民國四十九年（一九六〇）六月間，臺中蓮社舉辦千人居家戒會時，他發心要受在家菩薩戒而與我聯絡，我立即為他安排報名參加，同戒者有蔡念生老居士、陳慧劍居士等。戒期圓滿後，我曾邀顧、陳及在中市的劉國香居士等在家中午餐小敘，並請炳公老師作陪，席間暢談佛法。午後我又帶他們三人，往太平鄉山谷中詣印弘茅蓬，向正在閉方便關的懺公法師叩關請益，顧居士還獨自留在茅蓬，要隨師念佛幾日。

顧居士在我處見有兩本英文佛學雜誌，一本是錫蘭出版的《佛陀之光》，一本是印度出版的《摩訶菩提》，要借去一閱，這兩本刊物，尤其是《佛陀之光》，世界各地的佛教消息特別多，《摩訶菩提》則佛學論述尤佳，他讀後發心要為樹刊的〈國際佛教動態〉欄，譯載兩刊的消息，同時發現有佳作時，亦願翻譯後交我們發表。其中已發表的如〈禽獸善舉集例〉、〈身心與禪定〉、〈我為什麼相信輪迴〉及〈六十年代的佛教〉等短篇。顧居士不但英文好，中文根柢亦極深厚。他為了予愛好研究梵文及巴利文者的方便，特編〈梵巴漢佛教名稱對照表〉在樹刊九十九至一一二期刊載。後更譯出篇幅較長的《佛陀的啓示》和《原始佛典選譯》等在樹刊連載。還有一篇〈迦盧仁波

切傳授與沈家楨居士之大手印密義〉短文，英文是從藏文譯出，他再從英文譯成中文。除了譯稿，他自己的作品也有，如〈無生法忍等名詞英譯之商榷及其他〉、〈關於帶業往生的我見〉等。此外，他還譯過一個長篇的〈護生——一個佛教徒對殺生食肉的看法〉和一篇〈三步一拜朝山日記〉。前者已由樹刊出版單行本，後者是由萬佛城提供的英文稿，一直譯到他接任沈家楨居士在新竹成立的譯經院副院長後，才把續稿交給他的助譯員許洋主小姐繼續譯出。而在樹刊自九十四期起至二三一期止為時兩年多，將佛教新聞版和影畫版圖片說明譯為英文，俾向國際佛教界介紹臺灣佛教的動態，也因為他接任譯經院後公忙而交給繆樹廉居士代勞。這些翻譯的效果甚宏，不但使國內讀者對國際佛教有所瞭解，也使國外讀者知道臺灣佛教的活動，不因文字的阻隔而忽略。因為樹刊的對象遍及全球，如美國各馳名大學中文圖書館，都可以找到《菩提樹》和它的合訂本。因此，顧居士對樹刊的發心從事中英文互譯，影響之大，無可倫比。同時，他之為樹刊服務，均為義務，從不接受稿酬，尤為難能可貴。由是我們之間，也經常見面，成為莫逆之交。

我於一九七九年第二次來美時，回程中二度到舊金山，專為訪晤世淦兄，時顧居士已合家移民來美，就住在舊金山，他們夫婦倆來金山寺接我到他家中作客，老朋友見面，打開話匣子，無話不談，幾乎忘了睡覺。

一九八八年，我參加第十六屆世界佛教徒友誼大會，又來到美國，地點在洛杉磯西來寺，當時傳聞顧居士已經出家，在前香港東林念佛堂住持妙境法師座下披剃受沙彌戒，法名仍沿用「法嚴」兩字，他已報名要參加西來寺具足大戒，我則以為戒期就在世佛大會之後，當可在西來寺見到他，但經我查詢的結果，他因心臟病發而不能前來洛城受戒，可惜錯過機會，未能見面。

後來，我來紐約莊嚴世界定居後，除了與他書信往來外，不像臺灣那麼方便，沒有機緣見面。直到去年六月初，三藩市大覺蓮社社長葉敏居士等來山，邀我去蓮社講佛法與眾結緣，我就利用十一月返臺之便，先到舊金山踐前約，十一月三日抵舊金山，四、五兩日講演，六日由葉社長、甘淨永居士等陪我前去醫院探視法嚴法師，他雖已不能言語，但頻頻與我握手，可見神智尚清，還能認識我。當時我們之中有一位比丘尼帶同七、八位居士，在病床前舉磬為他助念佛號，希望他早日康復，如果業報已盡，則毫無障礙，捨報安詳，往生安養。此行臨別依依，最後一面，竟成永訣。令人感

傷不已！

法嚴法師是在我離舊金山後第十一天，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五時四十五分安詳往生的。據詹居士在電話中告訴我，照醫生的判斷，他應該在四日就氣絕身亡，但結果延後了十五天。而臺灣有幾位師友，直覺上竟也認為他在四日往生，不知何以延至十九日才走？是不是他老人家在等我這個老朋友見最後一面，又不忍心打擾我的講演呢？

法師臨終時，遺族通知大覺蓮社，正巧該社一位趙居士的女婿，在舊金山作客的刁居士是臺中蓮社蓮友，具有助念經驗，也跟著葉居士等同來為法師如法助念，（因為師是在臺中蓮社受的菩薩戒，才有此感召）大家念了十餘小時，才送到殯儀館，停放十天後，由其師妙境長老封棺舉火，舉行茶毘，參加者有繼如法師等僧俗四眾數十人，火化後撿得舍利子、舍利花若干。瑞相感動其在俗之妻女，加強信心逢七念佛，且已發心持長素矣。

法嚴法師，原籍浙江紹興，生於丁巳年（一九一七）三月初六日巳時，寂於乙亥年（一九九五）九月二十七日酉時，世壽七十九歲。他於民國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）抵臺，先在高雄某機構服務，後轉入農復會，當時農復會業務多由美國人主持，他申請提早退休後，出任沈家楨居士創辦的美國佛教會駐臺譯經院副院長，七年任期中譯《大寶積經》一部為英文。

至於法師之靈骨，已由遺族暫時安置於莊嚴寺地藏殿，將在本年五月五日安靈法會中送上千蓮臺安厝。

二、美東地區天災頻傳

我這次回臺灣，不是畏寒避冬，而是辦理全民健保，住了不到一月，就轉往上海、嘉興等地探親。於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從上海直接返美過冬，從此將不再作候鳥矣。我擔心的倒是下機後萬一遇到一場大雪，被封閉在甘迺迪機場，又將如何？因為我在離美後不久，紐約地區在十一月十二日就開始下雪，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已經下了十三場大中小雪，最大的兩場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和十二月二十日，不但學校停課，機場封閉，地鐵也告停駛。但我選了十二月二十九日飛返紐約，恰巧是莊嚴寺冬季佛七圓滿前一天，據說莊嚴寺每次法會，不論大小，均為晴天，即使前一天大雨如注，到時候也會暫停，等法會過去再下，可證龍天護持道場有力。因此，我就托庇三寶之福蔭，回山前已有了七個晴天，積雪也大部溶化，所以車子一直開到寮房門前，回來後還參加了三十日的佛七圓滿茶會，奉主七和尚之命作了簡短

的講話。可是回山後不久，一月二日又下起第十四場雪來，一連三天，從小轉大，到四日上午才停雪轉晴；七日起又開始下雪，八日越下越大，同時還刮著大風，電視上稱之為「雪風暴」，風雪成災，這一場雪是我有生以來所未見過的，我家大門也為雪封住，連前已齊膝的積雪加上去，幾將及腰，幸有小兒布恩，在門前開出一條羊腸小徑，顯公長老那裏亦有林小姐劇出一條小路，我們兩幢木屋才可往來。我們這條小徑，又似戰地的壕溝，彎曲前行，白得像麵粉一樣的雪溝，對我這生長在江南的人而言，確是平生罕見的現象。如果我還年輕，真想堆一個雪人呢！

這場雪風暴，又封閉了機場，停開了各種交通工具，還有些停了水電的不幸之家就更慘了，因為沒有暖氣，將如何過日子？沒有水也不能生活。私人汽車被埋在雪中，挨餓挨凍而死傷的人，不時從電視上報導出來。市政府只要有人通知何處斷糧，就給他送食物到家，因此，私人或政府損失多少億，我也無法記錄這些數字了。

莊嚴世界為雪封山所苦，不幸劇雪車又壞了，只靠一部怪手在作業，把山路上的積雪向左右路邊推開，不但效果不彰，進行速度又慢，主要的道路還沒有開出來，十二日上午又下起大雪，已經上學的學生都提早放學，幸好當天雪停，轉為晴空，我們趁機踏著雪路，搭友人的車子去市場採購些食物，以免再下雪時有斷糧之虞。

真是天公作不美，禍不單行，氣候忽然從十八日的華氏四十度升到十九日的華氏五十三度，下午又突然刮起暴風雨，雷電交作，像是世界末日即將來到，我們冒雨去齋堂上妙通法師的英文課，山上道路被沖壞多處，下雪時我們每晨還可以踏雪拜觀音，而大雨後比雪地更是難行。雖然大雨溶化了積雪，但低窪地區因雨水和雪水一時難消，又鬧起水災來，原本被埋在雪中的汽車，忽又被水淹沒！令人啼笑皆非。美國的高速公路因山地有高有低，低窪的道路積水一時難以宣洩，有很多路段被水淹沒。不意二十日夜間氣溫驟降至華氏十七度，等於攝氏的零下九度，因此二十日清晨從水災又演變成冰災，公路上交通事故頻傳，莊嚴世界又變成琉璃世界，我們上了年紀的人都不敢出門，顯公長老說本寺從一月一日起僧眾結冬安居二個月，我也在退休寮為冰雪所困，無法出門。這種景觀真是稀見，幸好我們全山僧俗托三寶之福，俱各平安無事。至筆者寫此稿時，已是臘八佛陀成道紀念日，希望從此安度春節，丙子年大地豐收，並祝十方師友平安吉祥。